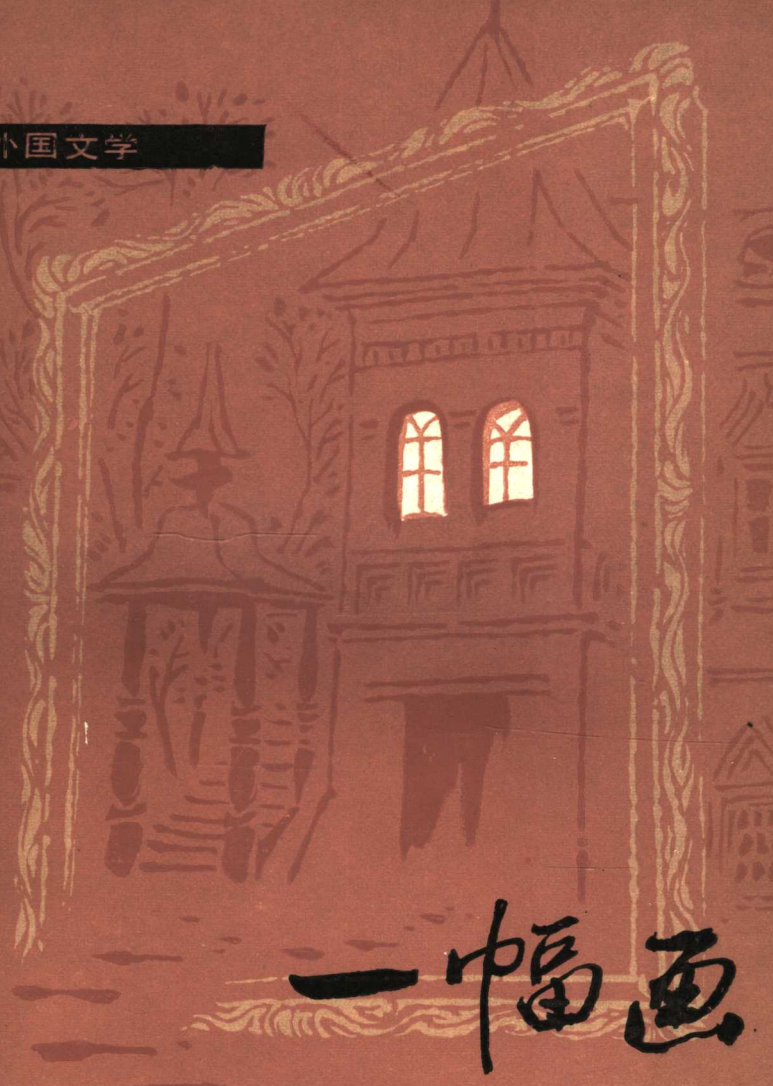


当代外国文学



一幅画

格拉宁 著



一幅画

〔苏联〕格拉宁 著

张秉衡 译

外国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ДАНИИЛ ГРАНИН
КАРТИНА

“РСМАН-ГАЗЕТА” 1981. № 21—22

封面设计：王 晓 宓

一 幅 画

外国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六 〇 三 厂 印 刷

字数 316,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16\frac{1}{2}$ 插页 2

1983年11月北京第1版 1983年11月湖北第1次印刷

印数 00,001—44,000

书号 10208·161

定价 1.30 元

第一章

在库兹涅茨桥上，洛谢夫遇上了一场雨。为了免得淋湿，洛谢夫顺路看了一个展览。离开会还有一个半小时。他从容不迫地踱过一个个大厅，在莫斯科的忙乱生活中享受片刻的消闲。经过了那些拥挤着来去匆匆的首都居民、带着早春的寒意而又被雨淋湿的街道之后，这里显得既安静，又暖和。在莫斯科最让洛谢夫感到头疼的，就是人多得出奇，无论哪个机关，哪个商店，以及每个咖啡馆和街心公园，到处如此。就是此地，在这个绘画展览会上，尽管场地宽阔，可是观众之多仍然使他感到吃惊——不知都是些什么人，为什么在工作时间闲逛。大部分是妇女。正象洛谢夫所在的那个城市里各个文化设施的情形一样，他同样注意到大厅里坐着的主要是女人。首都同样存在这种现象，洛谢夫一方面觉得理所当然，另一方面又感到值得思索。

他顺着钉上了一层灰色麻袋布的墙壁走过去。这种粗糙的廉价料子在眼前这个特定的场合倒显得挺不错。至于挂在麻袋布上面的那些画幅却并不曾引起洛谢夫的多大兴趣。他喜爱的绘画是那些历史题材的，譬如彼得大帝一世拯救士兵，依万雷帝杀死亲生儿子，或者是关于斯杰潘·拉

辛^①的，或者是战争场面的——有关内战时期的、游击队员的、苏沃洛夫麾师横断阿尔卑斯山的，如此等等。那些元帅、首领、知名人物的肖像画，他也喜欢。总之，绘画只要能充实人的知识。这里悬挂的却是些普通的老年、少年人像，蔬菜、水果和各种静物写生，还有一些插图画，更多的是镶在普通着色框子里的小幅作品。洛谢夫很难想象展出之后对它们怎么处理，展出之前它们原来又都是在什么地方，而且一般来说，把它们制作出来只是为了派个临时用场，这又有什么意义。博物馆可就不可同日而语了。洛谢夫不止一次光顾过美术博物馆，但是从来还不曾看过这类展览。如今他确信这算不上是一个损失。每逢浏览莫斯科的那些巨大的橱窗时，感到吃惊的是有那么多对他毫无用处的东西。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居然还有这么多不需要的展出和各式各样的组织、措施……

仿佛有一股力量出乎意料地牵动了洛谢夫。他似乎碰上了一件东西。究竟是什么，他也说不清楚。周围是空荡荡的。他已经继续向前走去，可是几步之后又转身回来，四下里寻找着，再一次感受到一种莫名的召唤。原来它是来自一幅画，画中的某种东西使他停步不前。洛谢夫小心翼翼地尽量不让这个感觉消失，走到它的跟前——眼前展现的是一片寻常的风景，一条小河、几株垂柳和岸上的一幢房屋。写在一小块黄铜片上的画的题名——《河畔》，并不能

① 斯杰潘·拉辛，十七世纪中叶俄国反封建农奴制的农民战争杰出领导者。

说明任何问题。洛谢夫试着更仔细地看看那幢房屋和整个布局的细节。可是当他在近处俯视这幅画的时候，整个河岸空间连同一切细节都分解成了一个一个的斑点，看上去只是些带着笔锋痕迹的突起的斑斑油彩。

洛谢夫后退几步，拉开了一点距离，于是斑点又汇合成一片水色和垂柳的青绿，显露出那幢房屋的泥粉剥蚀的墙面……他离得越远，景物就越清晰——屋顶上的铜板带着明显的绿锈，烟囱和风信旗……为了验证这个感觉，洛谢夫又回到画的跟前，结果碰在了一个手拿小记事本的年轻姑娘身上。

“画不是用鼻子闻的，要用眼睛看，”她气恼地大声说着，没有理会他的道歉。

“当然是用眼睛看，所以我才看得出了神，”他心平气和地说。“我不大懂，也许您能给讲一讲。”他是善于用忍让和坦率瓦解对手的。

“指的是什么？”姑娘干巴巴地问。

“这儿写的是《河畔》。是什么河？这条河叫什么？”

姑娘嫣然一笑。

“这难道有什么意义吗？”

“别这么讲，您听我说，”洛谢夫端详着这幅画，越来越激动地说。“甚至可以说很重要。河流可是太多了。这里描画得非常具体。”

她对这句话只是宽容地微微一笑，两眼看着他那扣得整整齐齐的上衣、领带和周身上下那种外地人郑重的打扮。

“就是给您写上河流的名称，又有什么不同呢？它丝毫不会增加点什么，这只不过是风景。”

“只不过是——哪儿能这么说呢。甚至会很不一样。您怎么不理解！”

洛谢夫把眼睛从画面上移开，吃惊地朝姑娘望着。一件很长的绒线衫，一条皮革短裙，直发披肩；尽管穿戴很随便，但她显得颇有自信，对自己的不事修饰毫不在意。

“不能说是描画，”她用带点教训的口气解释说。“这是一位高手，不是初学的人。在他眼中，自然界只是个手段，更确切地说，只是用来概括形象的凭借，”接下去她又说了一连串的名词，每一个都是洛谢夫熟悉的，可是一连成句子不知为什么就变得不可理解。

“您的分析真有水平。”洛谢夫赞赏地叹了口气。“最好还是能解释出它的名称来。尽管形象是概括出来的，可地点总该能确切地指明白，您说呢？”

“不见得……您问问解说员吧。”

可是解说员不知到什么地方去了。洛谢夫继续朝前走，印证其它的画，不过没有再发现和那一幅类似的……穿长绒衫的少女从远处不时向他张望着。他重新来到她跟前。

“找不到答案。这些画家都是些不负责任的人。”

“您这指的是什么？”

“我说的是为什么要这样打哑谜。”

“我不明白。”

他咳咳地哼了两声，皱起了眉头。

“应该确切地指出地名来。”

她的脸从鼻子两侧泛起红晕，一直蔓延到两颊。

“您真是活见鬼了。逛您的去吧！……”她怒气冲冲地低声指责说。“你管他呢。这和您又有什么关系？您反正不懂绘画。您对这幅画能有什么意见？嗯？……展品都是选择最不会引起争议的，结果还是不行，还觉得不好……”

她脖颈上的一条筋脉颤动着，瞳孔缩得很小，眼光死盯着洛谢夫的脸，逼得他向后退去，直到走在街上才如梦初醒，想起对刚才遭受的屈辱本该作出的尖锐的回敬，随后又觉着她的火气也可能是针对另外的什么人。

会议结束以后，洛谢夫留下来为妇产医院申请办理设备费。象是发生了奇迹，同时也由于苦苦的哀求，出乎意料地批给了他进口的卫生设备——天蓝色的洗脸池、天蓝色的浴盆和考究的淋浴装置。晚间回到旅馆自己的房间，洛谢夫一边啜着陶瓷壶斟出的茶，心情舒畅、自满自足，因自己办事顺手而面带笑容。楼下高尔基大街上车辆往来的声音始终不断。这喧闹的声音在洛谢夫听来早已成了莫斯科的主旋律，每当回到自己的城市雷科夫再想起莫斯科的时候，首先浮上记忆的就是“莫斯科”饭店周围川流不息的汽车沙沙声。还会想起的就是摆着普通衣柜、木床的高层房间和一人独处的乐趣。

小沙发上方挂着一幅旅馆摆设的画，也是风景，秋日田

野上的灌木林。虽然已经在这里住了一个星期，可是如今才第一次注意到它。他眯起眼端详着工笔绘出的树影、衰草和棉絮般的白云。这地方看来本是很美的，可是画面却显得单调。这时洛谢夫又想起了展览会上的那幅画。差别是很大的。差别究竟是在什么地方，洛谢夫还难于断定，奇怪的是他感觉到了两者的不同。

他没有和参加会议的人一起去看戏，而是给福明打了个电话，说定去作客。每逢到莫斯科来，洛谢夫都要去看望同乡，这已经成了传统。他尽力保持同乡间的联系，因为这对于象雷科夫这种相当知名而又仰仗区的财政预算的城市来说，在许多方面都有好处。

第 二 章

福明曾是某个技术兵种的将军，平时在家总爱穿一件厚实的方格短上衣，戴一顶绣花小圆帽，颇象一位年老的教授。客人当中还有谢多夫夫妇，也都是雷科夫市人，丈夫在莫斯科动力局工作，妻子是服饰用品厂的工程师。他们都已经离开雷科夫多年，那时洛谢夫还是个小孩子，如今和这些人的交往是从前任的市执委会主席那里继承下来的。

在餐桌上，洛谢夫象是顺便提到了展览会的那幅画。画上的那幢房屋和它的位置，完全和基斯雷家的房子相似，也是那样的屋顶、那个风信旗和通向小河的斜坡……谈话

之间他不时地晒笑着以防万一，因为自己听起来也有些怀疑：管它呢，也可能就是巧合——从他办公室的窗户里就看得到的那个荒芜的地方，怎会有画布上的那种美景？

基斯雷家的房子大家都记得清清楚楚，并且向洛谢夫证明这不可能弄错——不可能有第二幢铜板屋顶、窗户半开的房子。

“你听着，斯捷潘内奇，这可不是你盖的那类火柴盒，”福明用自己的大嗓门说道。“基斯雷家的房子算得上是稀世之珍。完全是自己的设计。知道吗，为什么屋顶是铜皮铺成的？”

洛谢夫喝着白兰地，一边听着早已知道的情节：经营木材工业的基斯雷娶了一个法国姑娘，是管乐器工厂主的女儿，后者破了产，于是就拿铜皮和管乐队用的铜管乐器做了陪嫁。从此以后基斯雷就成立了一个本市的乐队，就是每逢星期天在公园里演奏的那个。后来才知道，谢多娃的父亲就是这个乐队里的铙钹手。革命爆发了，乐队到了省城去支援无产阶级。于是基斯雷的房子就住进了贫农委员会，后来又办起了扫盲班。再往后，据谢多娃的记忆，那里是公社所在地，住上了公社社员。福明还记得房子旁边就是戈罗季洛夫的小铺子，那是新经济政策时期，在院子里卖活鱼，再过去是一片苹果园，里头有座圣潘杰列蒙小教堂，土匪曾经在那里枪杀过游击队员莫什科夫……

这一连串说不尽的往事在一定程度上使洛谢夫感到不快——今天的这个城市对同乡们的吸引力远不及保留在他

们印象中的那个雷科夫；他们出于礼貌倾听洛谢夫对新建的妇产医院或者是对码头的关心的叙述，并且答应尽力给予协助，然而谈话总是以某种方式回溯到过去的年代。那时，陶器匠和箍桶匠带着辘筒、水罐、砂壶和风笛从四面八方来到市场，客店前边还常有相亲的，到了五月份的几个节日还举办玩木马的游艺场和集市。

在他们眼中，过去的一切都是迷人而又兴味无穷的，就连街上那些肮脏的白山羊和被当作富农财产而没收了的“旧时代的”市民居住的两层的楼房，还有那些小茶馆和消防队的了望台，都会在他们心中唤起一股柔情和温馨的哀愁。

至于说费了大力气才在被战争破坏的彼得洛夫塔楼原址建成的新百货商店，在市内铺设的下水道，——这都触动不了他们。

“塔楼至少还能给城市添加一点风采，”福明说，“百货商店可是到处都有。斯捷潘内奇，你别抱怨。你虽然是市长，可是却创造不了城市的风貌。你只能用自己的标准去拆除。不过我并不怪罪你。很清楚，不会允许你这么做。可是你要知道，按照标准，雷科夫也赶不上那些新兴的城市。过去俄罗斯只有一个雷科夫，印过彩色的风景明信片。如今它不过是一般的区辖市。这样的城市有几百个。现在你可印不出来这种明信片了，那上边没有什么可表现的。你要是能把那个小客店恢复起来嘛……我知道，知道，你办不到。尽管波利瓦诺夫埋怨你，认为你没有争取。不过你

可以设想一下，假如……”

“我可不愿意去设想，”洛谢夫说，“我们难道去住小客栈！波利瓦诺夫发发牢骚并不费事，他要的是什么，他需要的就是有所欣赏，可是人要有地方可住。危险房屋的住户我往什么地方安置？”

“不对，波利瓦诺夫有道理，为什么把马场拆掉了？”谢多夫说。“那里的雕像多好啊！为了这个应该教训教训雷奇科夫，而且要通过报刊，尽管他如今当上了副部长。你同意不同意，谢尔盖·斯捷潘内奇，我们受的教育就是否定过去。一切旧的都不好，一切新的都好。现在算是醒悟了——要保护文物……”

“有谁来画你的那个百货商店？”响起了福明的大嗓门。“可是基斯雷家的房子就有画家来。让它永世长存了。”

福明的孙子是个大学生，这时也加入了谈话。原来他也看了画展，并且说那幅画的作者阿斯塔霍夫是个知名的画家，如今似乎又重新被发现似的，公认是个有世界影响的创新派，奇怪的是不知什么风竟然把这样的画家吹到雷科夫这种偏远的地方来。

大学生显然刺了他们一下，尤其是自己的祖父，后者立刻激动起来，开始列举雷科夫在建立俄国海军方面的历史功绩，说起这个城市远在沙皇巴维尔时期曾经是什么样的文化中心……

“为什么说曾经是？”洛谢夫问道。

“因为当时它是出类拔萃的，可如今……”

要是在往常，洛谢夫也会就这个话题争论一番，可是现在看到将军涨得紫红的脖颈，他一言未发。福明已经上了年纪。谢多夫夫妇也开始现出老态。他看到了他们那毛发稀疏的光亮的头顶。心中时常出现的那座到处有着繁花似锦的苹果园、以家织土布闻名的小城镇，已经和他们一起从生活中流逝而去。他们记忆中保存的雷科夫一如既往，和今天的不可混同；那是二十年代、三十年代红旗招展的雷科夫，富有传奇色彩和种种使人惊奇、震动的事件，到处都有群众集会，空气中散发着火药和自制烧酒的味道，号兵的喇叭伴随着教堂的钟声，然而它又是那样恬静，充满了绿茵茵的生机。

谢尔盖·洛谢夫小时候看到的这个城市，只是个战前的小村镇。

要是随着自己的心愿，他就得把这些老人都迁到这个城市里来，让他们改变对过去那些旧房子和时过境迁的美的记忆。他感到羞愧和遗憾，因为从前听他们谈论这些的时候缺少兴致，也不曾为了日后的需要把它们记住。

“怎么样，谢尔盖·斯捷潘诺维奇，您喜欢这幅画吗？”小福明忽然用那硬梆梆的嗓音问他。

他那和善而愉快的面容很象自己的祖父。可是挑斗性的目光令人不快地使洛谢夫想起了展览会上的那个姑娘。不知为什么这个男孩子也事先就对他感到恼火。

“我喜不喜欢？”洛谢夫自言自语地重复了一句。

画里边好象有点困惑不解的地方，它妨碍了洛谢夫不

能一下子就认出是基斯雷家的房子；一切都象，但又不完全象。

“不知道，”他说。“是引起了我的注意，因为反映的是咱们那个偏远的地方。”

“对，这就是您的标准……您的立场，”年轻的福明辛辣地接上去说。

“廖沙！”福明的妻子，也就是廖沙的祖母，用她那圆得可笑的两眼尽可能有的严峻目光瞪了孙子一眼。

“没关系，没关系，你说吧，我很感兴趣，”洛谢夫说道。

廖沙一时还没弄明白，怎么一下子注意力都集中到了他身上。

“我可以谈谈，我觉得……”他还是按着中学生的习惯从桌子后边走了出来——耳朵挺大，笨手笨脚，身穿一件窄瘦的蓝白色斜纹布牛仔裤，两手插在前边的口袋里，这个姿势使他恢复了几分自信。“对我来说，象阿斯塔霍夫这样的人是我们艺术的骄傲。无论是对西方，还是对任何人。他们超过了所有的人！怎么样，不同意吗？”他气冲冲地问道。“顺便说一句，革命创造了沙加尔^①、菲洛诺夫、塔特林^②……”稍停了一会儿，可笑地撇了撇嘴。“您不表态？那就对了。要保持慎重。谁知道会出什么事。无论如何阿斯塔霍夫不是官方推崇的，还没得到批准……”

① 沙加尔，马尔克(1887—)，法国风景画家和版画家。

② 塔特林，符拉季米尔·叶夫格拉弗维奇(1885—1953)，苏联风景画家，版画家，建筑艺术家。

“廖沙，我可是不知道这些，而且也不懂绘画，”洛谢夫尽可能心平气和地说。

“真少见！您既然是位领导人，就应该了解各种艺术。”

“当然，我可以区分是概括性的形象，还是照相式的逼真。”洛谢夫谦逊地叹了口气，两眼笑咪咪的。“可是再进一步就不敢说了，我们的文化不高，是外省人，是靠标语口号教育出来的。”

廖沙吃力地微微一笑，尽力要弄清楚洛谢夫是对他嘲弄还是当真，不过想在洛谢夫身上了解这一点并不容易。

“您算什么市长，要是艺术都不好意思作个判断？也许您对音乐也不敢碰吧？……总算找到了一个不懂的人！……胜利了！他居然承认自己对某些事是不懂的！”

“这个还不到入伍年龄的小伙子是影射我哪，”福明作了个解释。“斯捷潘内奇，你别躲躲闪闪，也别随声附和。我们和他的帐另外再算。该让他入伍了。”

“请您欣赏一下他认可的是什么呢。”廖沙指着玻璃罩里的一组象是半裸的美女和胖脸骑士的雕刻。“平庸的甲冑装饰图案。他认为这就是艺术，它可以挂在……”

洛谢夫在老福明面前开始感到有些难堪。因为他耍了点小手腕，迎合了一下这个小青年。实际上洛谢夫对绘画是肯下判断的。洛谢夫可以不懂化学、不懂天文，可是在绘画以及文物古迹和建筑方面，如果需要的话，挑剔分析起来也不亚于任何人，因为这并没有什么特殊的，譬如说审看业余文艺演出或是各种评比；要是讨论建筑设计方案，你不分

析一番就过不去。自然，处理这些事要用点心思，开始让别的人先说，引导不同意见展开争论，抓住它们之间的差异，然后再作结论。

“廖沙，你用不着责备爷爷。要是这些画正合他的心意呢？不能只承认自己的爱好，”他说。“你最好给我解释一下，阿斯塔霍夫的画怎么算是符合自然的，这是不是现实主义？”

不过立刻就清楚了，原来廖沙从来没有去过雷科夫，他无法对比。

“您算得上是什么爱国主义者，到现在还没让孙子见识过自己的家乡，”洛谢夫说道，“包括您自己在内，我已经邀请您多少年了……”

“你说得对，”将军开了口，“到救主节^①的时候坐车去看看。”

于是又象往常一样开始作出种种保证，筹划着让大家都坐车去雷科夫，或者最好乘船走普利亚斯瓦河的水路，不慌不忙，到了那里住上一、两个星期。

“我可怕出门坐车、坐船……只能惹一顿不愉快，”谢多夫的妻子边说边看着洛谢夫，眼光痴呆呆的。“家里要是有这么一幅画多好。什么也没剩下，一件都没剩。要不要把它买下来？”

这话不知为什么触动了洛谢夫。他自己家里从来没有

① 东正教的节日，为俄国旧历八月一、六、十六日三天。

过一幅真正的画。墙上挂的都是些从礼品商店买来的彩色木板画和配上玻璃框的复制品……

如果他能把那幅画的特殊之处向他们讲讲就好了——优美之中掺杂着一些不合情理，仿佛有一点疏漏，似乎应该有的可又没有。

第 三 章

第二天洛谢夫又去看了展览。也就是说，为了办一件什么事走到了库兹涅茨大街，所以就顺便进去了。严格说，也不是顺便去的，而是无意之中碰巧进去的，因为展览会已经闭幕，他偶然看到一些穿蓝工作衫的工人往外搬雕像和箱子，就跟着一起走了进去。

幸好那一间展厅还没有拆卸。

现在大厅里只站着洛谢夫一个人。人们敲打着锤子，在地板上拖着箱子发出刺耳的声音。工作的噪音对他丝毫也没有影响。

画面表现的无疑是基斯雷家在雷科夫的那幢房子。房后靠左边，淡淡的烟霭中露出消防队的了望台。不十分清晰，但应有尽有。很难设想这一切和另一个地方竟会这样丝丝入扣。基斯雷家的房子画得十分准确，纤毫毕至。

从侧面照到画面上的光线，融化过渡为描出的一条金色光束，斜射到河上，河水迎面从内部泛起褐色的光亮。紧